

文艺丛书

金君玛梅

顧 工 等 著

散文选集

通俗读物出版社

目 录

金君瑪梅.....	願 工(1)
难忘的航行.....	某艦海軍战士集体創作(18)
收音員小王下乡記	曲延坤(32)

金君瑪梅^①

——康藏公路工地散記

顧 工

連部的小帳篷是鐵銹色的，在強烈的陽光底下晒着，里面却擠滿了人；都是參加修路的民工。他們身上散發着一些微熱的汗味和濃烈的酥油氣。每個人都吵嚷得面孔緋紅。

那位身材壯碩、臉上抹着一層黃色酥油的藏族婦人，更是激動得厲害。她用抖動的手，摸索着胸前鼓鼓囊囊的衣襟，從里面掏出一把雪亮的銀元，嘩嘩唧唧地撒落到連長面前的小木桌上。她說：

“奔部^②，求你別把我們的金君瑪梅調走吧！他是好人里面最好的人，奔部，請你不要把他調走吧！我們從心里想把他留下來……”

“要是能把金君瑪梅留下，帶我們修路，我們不要這些銀元也是快活的。”另一個把長辮子盤在頭頂上的青年，用粗嘎嘎的聲音懇求着說。

① 金君瑪梅，藏語，金君是打開鎖鏈，瑪梅是軍人，合在一起即是打開鎖鏈的軍人，意即解放軍。

② 奔部，藏語，即官長。

“我們的金君瑪梅，比我們的手鐲、銀元，比我們的首飾還要寶貴呢！要是沒有他，比沒有這些還要難過得多。”這清亮的熱情的話音，是那位婦人的女兒白瑪堪珠說出來的。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個乳白色的海螺殼。

真情流露的人們，講着藏語在小帳篷里吵嚷着。聲音幾乎要把篷頂都頂了起來，就象蒸汽要把壺蓋頂起來一樣。

被大家尊稱為奔部的沈連長，坐在枯草和碎樹枝墊起來的高鋪上。他帶着熱情的微笑，望着擠滿帳篷的民工。他們的臉孔，有的雖然黧黑，但很俊美；有的是高高的顴骨；有的鼻邊有很深的紋。但他們的眼睛卻含着同樣的神情：渴望着滿意而順心的答复。都在等着他說，“好吧！那就決定把你們的金君瑪梅還留在你們班里。”可是怎麼能夠這樣回答呢！昨天團部來的通知，要抽調在這個民工班工作的戰士——王玉琪，到團部的輪訓隊去學習，通知是不能改變的。

……今天早晨，王玉琪在悄悄地收拾背包時，他們都驚動了。大家苦苦地把他拖住、留住、看管住。趁施工休息的時間，便跑到連部來“請願”了。沈連長的心里很清楚，王玉琪已經成為這個民工班最貼心的“指揮員”了。他們曾經為他唱起了這樣的歌：

哈達不要獻的太多，
只要潔白、輕柔就好；
朋友不要交的太雜，
只要有個解放軍就行。

原來，王玉琪在這個班的民工中，有過這樣一樁小事情：
楊金慈布——就是白瑪堪珠的母親；她倆不象母女，却象

一对年轻姊妹——刚来参加修路时，突然病倒了。王玉琪便每天陪着卫生员来探望她，用半通不通的藏语来安慰她，叫她不要挂念工地，叫她想吃什么都从心里说出来……白玛堪珠便坐在一边，呆呆地睁着焦虑而又感动的大眼睛。

不久，修路的工段要向前移动，要移动二三十里。白玛堪珠焦急地扶着生病的母亲，抱起羊毛织的篷布，烧茶的锅……跟着好些同宗^①的民工们，在三千多公尺高的小山路上慢慢走着。但白玛堪珠的母亲却越走越慢了，到后来，别人都走的看不见了，白玛堪珠只好倚着一块峭石坐下来，在中午的阳光底下，扶着高大而又瘫软的母亲。她俩的眼眶里都闪着泪花，好似是几滴晒不干的露水。杨金慈布说：“堪珠，你留下些糌粑，把我放在石洞里头，先到新的工地去吧！我已经误了修路，你就别再误了。你先去跟金君玛梅说一声：等病的魔鬼离开了我，我就会赶来的。”

“不，不，阿妈。”白玛堪珠不知所措地抱紧母亲。

这时，在山下的乱石中，忽然有一个人扒着，爬着上来了。他从带刺的灌木丛中鑽了出来，一抬身子的时候，还震落了几朵蓝颜色的小花。啊！是金君玛梅跑回来了。在炎热的太阳下，王玉琪的军衣被汗水浸湿了。他洗脸一样抹了一大把汗，弯过手来，拍了拍自己的背说：

“杨金慈布，好不容易才找到你，我来背着你走吧！卫生员还在前面找你呢。”

杨金慈布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王玉琪早已把她背上，踏过

^① 宗，相当于县。

了灼热的砂砾，翻过了椎形的青石，追上前面走着的大群民工了。反倒把拿着篷布和錫鍋的白瑪堪珠落到了远远的后面。沿路的民工，都驚訝得張开了嘴，然后又笑起来。远远的白瑪堪珠直搖着头，碰見沿路的人便說：

“这样好的救苦救难的瑪梅，毛主席的瑪梅啊！……”

* * * *

沈連长微笑地回想着这些事。他一点都没有因为面前許多高声的叫嚷和民工們激昂的动作感到生气。相反地，在这紛乱、嘈杂的人群中，他却感到被一种可亲可爱的感情包围着。他两只手的手指，在起起落落地点着桌子，无意識地把楊金彪布放在桌子上的銀元一个个地垒起来，垒成了一个宝塔。他在想着：怎样才能向他們解釋得更好，使他們快快活活地回去呢。

“报告！”篷外傳來一个精神饱满的声音。

“进来。”沈連长說。

一个結实得象小牛犢一般的战士，从密密的人群中挤了进来，挤得四面繃住篷角的繩子，都抖抖地顫动起来。这位年輕的战士已經作了半年割馬草的工作，现在是来領受新的任务的。

“先在鋪上坐下吧！”連长拉了拉揉繃的白被单說。

在这位战士坐下以后，篷内的目光都聚到了他的身上，所以声音也就平息下来。連长站了起来，用爽朗而和藹的声音問：

“你們都說，帶你們班工作的金君瑪梅，是最好最好的人，是不是？”

“热①，热。”立时引起篷内一片脱口而出的衷心的回响。

“对，我也和大家的看法一样。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毛主席教养下的金君瑪梅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很好很好的。现在带你们班工作的那个金君瑪梅，他马上就要去学习了。我可以再调一个金君瑪梅到你们的班里来，带领你们修路，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位金君瑪梅会象你们原来的那位一样的好，一样的公正。”

“谁也不会象他那样好，那样善良和公正的。”楊金慈布不信任地说。因为她自从病好了之后，王玉琪便成为她最信任最热爱的人了。

“不会有的，谁也比不上的。”大家也是和楊金慈布一样的嚷着。

“会有的，会比得上他的。”沈達长谦和地说着，一面回过身来，把刚才进来的那位战士，拉到众人的面前，好象在展示着一个值得炫耀的珍宝：“看，他就是——楊金慈布，白瑪堪珠，请大家相信我的话。从今天下午起，他就要成为你们新的好朋友、好领导了。”

楊金慈布只用冷淡的眼光向那位战士扫视了两下。白瑪堪珠也用怀疑的眼神，向这位新的领导端详了一会儿。有的人甚至连看也不再看了，便满怀失望地退出篷口，纷纷走散了。

帐篷里一下子走空了。

梁元和委屈而尴尬地站立着，他真没想到到達部来，竟会凭白无故遇到这样一场难堪，遇到这样多的冷眼。心里引起一

① 热，藏語，即是。

片惶恐：“就要我去领导他们吗？头一回见面的态度就是这样，以后……”

连长跟随在民工们的后面，把银元送还了他们，还耐心地解说了几句，然后才掀开篷帘，回到自己的帐篷里来。他把一只手复在梁元和的肩上，决断地说：

“你的工作，就这样确定了吧！下午不用割马草了，马上和王玉琪交代一下工作，就去民工班吧。这工作在乍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儿不大好办。他们都刚从雅鲁藏布江边，从雪山封锁中的大草原上，集合到这座高山顶上来参加修路。很多人过去还没有见过解放军，现在见到解放军了，而且真心地信任了解放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们还在猜疑：是不是解放军都是这样好呢？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好战士，这个问题就要由你去答复，用你今后的实际行动去答复了。……”

二

下午，梁元和带着这个班的民工，扛着十字镐，背着柳条筐上工地了。他从来没有作过领导工作，今天是第一次，而且要领导的不是自己最熟悉的军人，而是一些来自各个山地的藏族同胞。并且还没开始，他们就跟他过不去。梁元和心里老想着：“唉！真不如割马草痛快哩。”

工地是在一个长满杂草的山坡上。坡下涌流着一条宽阔的江水。晴天的时候，江水是碧蓝碧蓝的，好象把一条白纱放在里面洗一洗，就可以染上这种碧蓝的颜色。但是浇过一场暴雨以后，河水就变成混浊的了，跳跃着褐黄色的浪头。现在山坡上的树根、草皮、碎石，被掀到河边去了，把河床挤得窄了一

些。公路的路面却在山下模糊地显现出来。

原来这个班的歌声和笑声是不断的，但现在却象是一把断了弦的胡琴，每个民工心里在想着谁，都从眼睛里传达出来了，他们都不吭声，只是哑静地用撬杠把土块从高坡上一块块撬下去；用铁链把碎石子链到吊在铁丝上的滑箕里……梁元和看见别的班的民工，在推掉一块大石头时，发出一片欢呼，在挖出一棵古老的树根时，快乐地围着树根跳起来，越发感到自己这个班里的闷气。他很想说点什么，可是自己的嘴一向很笨。往往在人多的场合，话都说不成句，何况还要用藏语，那更是不行了。他只好闷声不响地找重活来干：到站不住脚的土崖上去刨土；到近水的地方去垒石头、砌包坎。当民工在危险地段工作的时候，他便把他们轻轻地拉过来，然后自己站到那里去。虽然周围人很多，但他仍有种孤零零的感觉。

梁元和很明白自己的脾性：他可以忍受三次负伤，可以耐住五天的绝粮，他可以毫无惧容的站在最凶恶的敌人面前，把刺刀拚得哗哗地响，但他却难以忍耐群众给他的冷淡。几年前，在黄河边的一个深夜里，他背着一个负重伤的同志，对着一所熄灭了灯光的小屋，求援似的喊了半天，也没有人来理睬。他很想用枪把门撬开，但被背上的伤员制止了。他气忿得嘴唇都哆嗦起来，说：

“我们是为谁拚命来着？可是这家老百姓对咱们是什么态度？他们一点都不知情啊！”

“他们会知情的。今天不知情，明天会知情的；明天不知情，后来会知情的。人民早晚都会了解我们的。”那伤员伏在他的背上，那低微的声音，含着多少热力和希望啊。

他一边凿着石头，心里总是翻腾着，那几句话又涌了上来。他背着石头走向山坡时，无意中看见许多人都穿着裂开了线的靴子，破口的胶鞋，但那个白玛堪珠呢，却还是赤着脚；她奔走在前面，一不小心，有块尖刀形的石片，割破了她的脚心，她坐下捧着泥脚揉了一揉，便又继续奔走了。他看见在做工休息时，杨金慈布和几个民工，伏到路边的排水沟里去喝冷水。他看见有的民工在做工时，把那两三岁的婴儿，也带到工地上来，用毛编的粗腰带，把婴儿繫在小树干上，在阳光下晒着……

第三天上工的时候，梁元和把挂在自己圆铁柄上的新草鞋摘下来，送给了白玛堪珠。这双用旧牛皮条编的新草鞋，是梁元和连夜赶做的——打草鞋这手艺，他是十分在行的。当白玛堪珠穿上草鞋，轻快地走来走去的时候，她又恢复了咯咯的笑声。她在背土时，走近了梁元和的身旁，小声地试探地问：

“这双鞋是你自己缝的吗？”

“不是缝的，是织的。”

“哈！金君玛梅什么都会。可是我也会织毛袜呢！你要不信，过些日子我织一双给你看看。”

梁元和没有时间和白玛堪珠多谈，他匆匆地去提了几桶清水，在路边架着碎柴烧起来了。休息的时候，他用茶缸给每人舀了一碗滚开的茶。在他递给杨金慈布的时候，还指了指沟里的冷水，摆了摆手，并且用双手揉了揉腹，作出肚痛时的痛苦的神情。这神情是很滑稽的，逗得白玛堪珠咯咯地笑个不停，把刚喝进嘴里的酥油茶，也呛了出来。

大家喝完茶，看见梁元和又把一顶宽边的遮阳帽，戴在路

边的一个小孩的头上。小孩的父母，看见这位新来的金君玛梅，是这样地疼爱自己的孩子，便带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走拢来。他们向孩子的嘴里，塞了一个糍粑团，两个人抢着向梁元和说了很多话。梁元和猜懂了一点点意思：“你有做父母一样好的心肠。”“知道爱孩子的人，他也一定会爱全西藏的人。”梁元和回答不出什么，只爱抚地摸了摸小孩的肉嘟嘟的脸腮，然后笑着走开，去吹起了上工的哨子。

今天他们这段工地，已经和前天大不相同了：笑声飘起来，歌声扬起来，并夹杂着快乐的切切私语声：“我们多有运气，总是碰到这样好的玛梅。”“多好的玛梅，一点都不凶狠……”

三

那是在一场玻璃丝似的细雨刚刚飘过去以后，天空洗得非常明净。许多云絮低低地降落，把几个最高的山巅笼罩起来，似乎给它们披上了几片白色的轻纱。一道艳丽的彩虹，趁人不留意的時候，悄悄地显现出来了，从河的那边弯到了这边的山后，给正在歌唱着的民工，抹上了一片新的色彩：

我们这道悬在天空的公路呀！

就象是那道孔雀毛似的彩虹；

她从辉煌的天安门的城楼，

一直挂到康藏的青翠的山峰。

白玛堪珠是女声中的领唱，所以她特别兴奋，要不是背上压着沉重的石头，她简直想马上就舞起来呢。

她多少回踏着稀溜溜的泥浆，一步步走到陡峭而松软的坡边，把腰身微微地一扭，就把石头都倾倒入江水中去。眼看就

快要吹哨子休息了，誰知她在坡道上身子仰得太高了，脚底下的草鞋又滑，閃了又閃，終於失掉重心，連人帶石头筐子一齐从高坡上翻滾下去。坡边的碎石，跟着嘩嘩地往下滾着。江边的流水，驟然間跳起了一个个白色的浪花。

白瑪堪珠在栽下去时，发出了一声閉气的、緊促的尖叫，把在这一帶的民工都惊动了。大家都抛了工具赶到坡边。跑在最前面的，是梁元和和楊金慈布。楊金慈布淒厉的、变了調的哭音高叫着：

“堪珠——堪珠，慈悲的水神，救救堪珠——”

她要不是被梁元和的手緊拉住垂在一边的长袖，自己也就跟着跳下去了。这时，梁元和突然把楊金慈布的袖子一松，自己的身子一蹶，从陡直的碎石坡上滾了下去，碰动了許多碎石，和人一起冲到河里去了。这山坡有二三十公尺高，梁元和过去在追击敌人时，却从一百多公尺高的山坡上，抱着枪直滾下去呢！

在向前急奔的水流中，在礁石上击碰的水花中，飄起了黑色的披散的发縷，浮起了花圍裙的裙角，又跟着蕩起了褪色的軍衣……

这时，站在坡上的人群，一点声息都沒有了，沒有惊叫，沒有喘息，每个人的生命，都似乎投到江水里去了。楊金慈布看見梁元和跳下去时，真比看見女儿掉下去时，更加显得惊恐，这极度的惊恐，把她弄得象一棵枯树那样呆立着。

突然，水面上露出了一双手，这双有力的手象是一个洶涌的波浪，把衣发散乱的白瑪堪珠推到了水边的一块大青石上。接着梁元和也迟緩地爬了上来，帽子早已不知冲到哪里去了，

臉上一片烏青的顏色。大概他的氣力已經耗盡，所以上半截身子剛露出水面，便躺倒了，下半截身子仍然泡在水里，褲腿在透明的淺波中，被沖蕩得拂來拂去。

* * *

* * *

一群民工從別處繞了下來，把梁元和、白瑪堪珠背了上來。楊金慈布這才追撲過去。她沒有先抱着女兒掉淚，反倒先扶着梁元和哭了。梁元和渾身上下，都是血跡和傷痕：胳膊和大腿上好幾塊青紫，嘴角上滲出了一道殷紅的血流。好多圍着他的民工，也和楊金慈布一樣地擦起感動的淚水。

有個戴着高高的綉金綫帽子的民工，他摸着幾根短鬚，蹲到一邊淚花花地喟嘆着：“唉！趙爾丰^①在的時候，我見過；外國鬼子在西藏的時候，我也見過。我見過他們把我們藏民捉住，塞在一個牛皮口袋裏，然後象扔掉一塊石頭似地把人扔到了河裏。嗨！今天，毛主席派來的金君瑪梅，不一樣啊，不一樣：情願不要自己的命，也要把我們藏民從水里救出來。唉……”

楊金慈布收住了淚，從懷里掏出一個糌粑口袋，從口袋中倒出一捧一捧的糌粑面，按在梁元和的傷口上。梁元和的軍衣晒得有些微微發干了，全身已經輕爽得多。他很想說：“楊金慈布，糌粑面可不是碘酒呀！它治不了傷口的。”但恐怕這又是藏族人民的风俗習慣，拒絕了也不好，只尷尬地笑了一笑，然後用手支撐着身子站起來：

① 趙爾丰，清朝專制政府（光緒三十二年）的川滇邊務大臣，曾統帥軍隊，進駐西藏，壓迫藏族人民。

“好了，現在沒問題了。老鄉們，咱們還是做工吧！不過以後要小心點啦！”

他摸了摸軍衣上面的小口袋，口哨還在呢！只是裡面還有些水。他鼓起兩頰，使勁地吹了一下。

連長和衛生員都趕來了。連長一句話也沒說，先仔細地看了看梁元和，好象一個外科醫生在審視一個病人。然後才笑了笑，又象嘉勉、又象安慰地說：

“同志們都愛管你叫小牛犢，其實你還是條小蛟龍呢！梁元和，你作的很對。”

衛生員驚异地給梁元和洗掉粘在傷口上的糝把面，然後才敷上藥水，裹上了繃帶。

這時候，白瑪堪珠剛換掉濕衣服，又是感奮又是慚愧地抹着眼淚，猛然跑到梁元和跟前來。

四

隨着公路一天天伸長，民工班對梁元和的敬愛，也在心的深處增長了。在下雨的時候，一定要他坐到路邊的小篷里去避雨，而他們却仍然興高采烈地把腳踝插在泥漿中，揮動着閃亮的鎬頭。在突然襲來一陣帶雪的寒風時，他們就趕快拾起自己的油膩膩的羊皮袍，披到他身上。

各個班的民工在收工回去時，常常會自豪地互不服氣地爭辯着：

“帶我們班的金君瑪梅是最好的。”

“可是你們對你們的那個金君瑪梅，不如我們對我們那個金君瑪梅尊敬、那樣關心。”

“誰說不好？誰說不好？我看見那天下電子的時候，你們班的金君瑪梅還在做工呢！可是我們的金君瑪梅，却讓我們拉到樹底下去了。”另一個民工班的民工反駁着。

“那是……我們怎麼拉他也拉不動。”對這件事，這個班的民工確實感到有些內疚，但還是申辯着：“我們的金君瑪梅一定要和我們一樣做工。”

梁元和常常不敢把軍衣脫在工地上，因為脫掉再穿起來的時候，口袋裏便會塞滿了杏干、胡桃、奶干——這些都是平素舍不得買的珍貴食品——甚至還會有精緻的小刀、嘩唧唧響的銀元。

梁元和把這些東西集中在一起，捧着向民工們說：

“這是誰放在我口袋裏的，那麼還請誰拿回去吧！大家都懂得解放軍的習慣：不取人民一針一線。”

可是全班的民工却故意裝聾作啞地呆呆地回答：

“噯！誰知道這是哪個放的呀？我們誰也不知道呀！”

楊金慈布却上前去把這些東西都接過來，重新包好，又用力掖在梁元和的懷裏說：

“不管是誰的，你一定要收起來。沒有你帶領，我們拿不到這些，我們也吃不上這些。現在每人分出一点点來送給你，難道還不許嗎？金君瑪梅是最講理的，現在就來講講這個理吧！”

梁元和急得抓耳撓腮地解釋了半天，可總是僵持不下。一直拉扯到連長那里，才好不容易把原物送回。

有一天，梁元和的口袋裏突然又出現了一雙潔白柔軟的羊毛襪子。這是怎麼鬧的？他防備民工們向他口袋裏放東西，比什麼事都小心些。怎麼又會出現了呢？他想：這一定是白瑪堪

珠送的。他去送还她，她却红着脸否認。最后，她竟笑着跑掉了。

白瑪堪珠和許多藏族同胞这种赤誠、坦白的深情，却使梁元和常常感到不安，每天晚上睡在草鋪上，他不能不想到：当一个駐守边疆、建設边疆的战士、共产党员是多么地光荣，但责任又是多么地重大啊！

突然，象飞过了一只鷹一样，一个使人难过的消息，又在民工們的心头上飞过了：梁元和要調到一个更高的高山上去，做爆破石方的工作。这使大家又要忍受一次和亲人分别的痛苦。

黑夜，楊金慈布和她的女儿，睡在遮风的小帳篷里。女儿的泪弄湿了犍子毛枕头，楊金慈布和她不知道說了多少話。直到夜深了，风呼呼的吹过篷顶，还听得見母女俩的声音：“一个金君瑪梅走了，来一个金君瑪梅又走了。”

“媽媽，等这条路修完，咱們回家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更难受啊，和所有修路的金君瑪梅都要分別了。”

* * * *

第二天，是星期日，楊金慈布和她的女儿都穿戴的很整齐，她俩代表全班的民工去找奔部。在鉅工班修理工具的地方，遇到了沈連长。他正在用勁地拉着风箱，見了她俩就停住手，笑着先問：

“又要把你們班的金君瑪梅調走了，你們俩一定是为了这个事来的，怎么样？猜准了吧？”

“是呀！可是这回我們不是来吵鬧，是来邀請——”白瑪堪珠搶着說明，民工班昨天吵嚷了一晚上，商量定了。

“我們知道，奔部要調走金君瑪梅，我們留也留不住的。可是金君瑪梅救了我的女兒，我們全班想請請奔部和金君瑪梅倆人，這總是可以的吧？我們沒有大米，可是有奶餅，有青稞酒，有……”

“我打酥油茶，媽媽做奶餅。我們班的人，每人都做一樣最好吃的，來請奔部和金君瑪梅，你們不能不去！”

連長望着這一對年輕得象姊妹一樣的母女，望着她們熱誠的眼光，一時實在想不出什麼詞句來答謝。

* * * *

白色的帳篷，拉得很開、很高，好似是浮在頭頂上的一片白雲。上面插着一面喜氣洋洋的紅旗，綉着“築路模範班”的字樣。在晴空中蕩漾着輕風，時時把旗張開來，又卷起來。山坡上的馬尾松和山坡下的流水，發出同樣的“沙沙”聲響，好象整個山谷都在吹着低微的、柔和的口哨。

篷底下鋪着厚厚的軟墊。連長被推坐在最高的一塊軟墊上，梁元和挨近他的旁邊。民工們圍成了一個圓圈。楊金慈布今天並沒有穿得特別的華麗，只是把塗在臉上的黃酥油抹去了，把從供應站新買的橫格子圍裙反過來圍在自己的腰上。她把打好的奶茶，從木桶里倒進漏斗，再滴到鑲金邊的茶壺里。禮帽上佩着紅紅綠綠花朵的姑娘們，把風干的羊肉切開來，幫着連長和梁元和在被木做的靈巧的小木碗里，揉着麥粉。

白瑪堪珠今天顯得特別美麗。不光是因為穿上了新買的紅氍毹，淡青色的花綢衫；也不光是因為她臉上泛着果子酒似的紅暈；還因為在她無數細髮辮上，佩着一朵綉球似的大紅花——這是在前些時的慶功大會上，由工段指揮長親自給她戴